

人工智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创新发展论析

何毅 白世康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66)

摘要: 随着第四轮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技术, 能够显著推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如何革命性地突破生产力各要素的分析, 揭示其在新时代推动生产力变革和生产力理论创新的实践路径, 并分析人工智能带动劳动者能力和角色的转变, 促进劳动资料的智能化升级, 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机遇。这种生产力的飞跃也带来了数据垄断和算法异化等新的生产关系矛盾。面对技术驱动的机遇与挑战, 论证如何通过制度创新, 引导人工智能朝着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方向发展, 并为构建符合智能化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提供方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人工智能 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 F014.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 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¹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 正通过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和数据要素的深度赋能, 推动传统生产力在技术形态、要素配置和产业格局上发生根本性变革, 最终形成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²人工智能对生产力的发展既传承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

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康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实践及其启示研究(1949-1955)”(SCJJ25ND015)、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2025年“揭榜挂帅”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CSDZL25-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基层政治建设的制度文献收集、整理和研究”(项目编号:24&Z D019)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25-10-18

作者简介: 何毅(1971-), 男, 四川巴中人, 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白世康(1999-), 男, 四川宜宾人, 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5-04-27 (001).

② 周文, 钟锦宸. 人工智能与中国式现代化: 宏大图景及未来展望 [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25 (2): 3-16.

的机器大工业“延伸人类肢体”的物质生产功能，又演化出“拓展人类智能”的知识生产能力，推动人类社会进入舍恩伯格所言的“海量数据时代”³。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突破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学术界围绕“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融合与创新”这一时代化命题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在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均已取得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基础性研究与人工智能与生产力要素变革的关联性研究⁴，对于人工智能如何与生产力各要素结合，如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合的研究比较匮乏。此外，现有成果中不少属于应用式研究，偏重于人工智能在单一行业中的具体应用的逻辑与成果⁵，而缺乏人工智能对整个生产力领域产生的整体影响分析。以上研究都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借鉴和范式指导。

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背后所折射出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仍表明“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⁶。研究回答的核心问题在于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如何通过与生产力各要素的深度融合，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智能时代的创新。本文认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框架下，人工智能的崛起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生产力理论，促使其适应新时代。当下，人工智能不再仅仅是辅助性的劳动工具，它正成为一种全新的生产力要素，在某些领域甚至可以部分替代或增强人的智力劳动能力。这种变化促使我们将数据、算法、算力等新要素纳入到生产力理论中，并探讨人工智能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中的作用，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内涵与历史演进

^③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托马斯·拉姆. 数据资本时代[M]. 李晓霞, 周涛,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261.

^④ 参见唐斌.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新发展理念的双重解构》, 《学术界》2024年第12期; 马洪彦《新质生产力视域下人工智能的“机器机构”探析——基于马克思机器理论的文本考察》,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李猛. 《“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机理与路径探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⑤ 参见: 张轩铭, 田甜《人工智能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新质生产力——基于劳动力结构调整和要素增益技术变迁的视角》《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9期; 吴沁沁, 周代数《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研究》, 《新疆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⑥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66.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伴随着社会实践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正如蒸汽技术和电力技术曾深刻改变了生产力的面貌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一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着社会生产力，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也为其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回溯并阐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基本内涵及内在演进逻辑，是理解人工智能如何推进其发展的必要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内涵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向前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实践力量，它反映和体现着人类自身与对象性活动中外在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和力量。⁷生产力这一概念由来已久，在西方早期经济思想中，生产力的基本构成是各类生产要素及其组合这一观点就已经得到承认：法国学者魁奈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并将生产力归结于土地的生产力，斯密则认为劳动是生产力的来源，萨伊在土地与劳动之外提出资本同样具有生产力，李嘉图强调了生产工具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李斯特提出了系统的生产力理论，发展了从物质生产力到精神生产力的结合的国家生产力概念。而马克思在对过往一切的生产力理论的批判基础上，跳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将生产力置于更广阔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去考察。

马克思早在 1846 年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就对生产力的丰富内涵和深刻意义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⁸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从宏观角度将生产力视为作为现实的人类主体在物质生活中形成的物质力量，并以生产力为起点，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根本动力；

① 罗建文.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J]. 学术交流, 2024, (4): 5-16.

②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443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微观角度指出正是在生产实践中，劳动者通过对劳动资料的把握，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生产出劳动产品，并且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也生产出了劳动中人与人的协作关系，从而形成了劳动生产力。正是基于对生产力内涵的深刻洞察，马克思构建了一套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

（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内在演进逻辑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并非一套故步自封的教条式理论，而是一个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上的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深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深植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石之上。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阐明了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确立了以实践为基础、以现实的社会关系为出发点的科学立场。这种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为现实提供发展依据的理论视野，为生产力理论的开放性与发展性的内在特质奠定了理论基石。

历史唯物主义以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向前运动的趋势为前提，强调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始终处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变革过程之中，并且要随着这样的变革过程不断根据其所处的时代条件的变化而自我更新与自我超越。正是这样的理论品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不会停留在其诞生的时代，必然会随着时代与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科技革命与生产方式的变迁而发展。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开放性与发展性为生产力理论的与时俱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与方法论支撑。使得它能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焕发出新的理论活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任何理论都根源于并反映其所处的社会存在。关于生产力的理论正是对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力量及其规律的反映。当人类的生产实践，特别是生产工具和技术发生革命性变化时，作为社会存在的生产力本身已经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57页。

变了。那么，作为反映它的社会意识的生产力理论也必须随之发展和变革，否则就将沦为陈旧的教条，失去其科学性和指导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一矛盾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它是不断运动、永恒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劳动者的技能在提升，科学技术在进步，生产工具在革新，多种要素共同驱动着生产力水平的持续进步。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生产力是社会构成中这样具有动态性和革命性的力量，那么研究它的理论本身也就不可能是静态的，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是无法解释永恒变化的现实的。因此，生产力理论的演进，正是对生产力自身永不停歇发展过程的科学反映，它的发展性不是人们的主观选择，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规定。

（三）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脉络

马克思与恩格斯奠定了生产力理论的哲学基石，并系统阐明了其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地位与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建立并非出自直观的经验总结，而是源于对人类历史运动规律的深刻哲学反思。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将生产力定义为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总和，包含着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并提出了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的经典论断：“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¹⁰。马克思与恩格斯通过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彻底批判，首次从根本上确立了物质资料生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马克思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居住、穿衣，然后才能从事政治、宗教、艺术或哲学等活动”¹¹，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这一论断阐明了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活动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变迁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正是在这一哲学基石上，生产力被确立

①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192页。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1030页。

为推动社会形态更新演进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理论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了生产力理论的哲学基础之后，马克思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内在逻辑。他指出社会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这种关系不再适应时，便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历史判断：“社会形态决不会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展完以前灭亡；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决不会在旧社会形态内部的物质存在条件成熟以前出现”¹²，从而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根本规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与动力，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现实对象，具体运用这一矛盾体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现实分析。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的概念不再停留于哲学的抽象层面，而被具体化为物质技术、劳动组织与科学知识等要素的综合体现。在对机器大工业的分析中，马克思指出机器体系的出现标志着生产力的质变，它不仅改变了劳动过程的物质形态，也使劳动者的技能被纳入资本的体系之中，从而引发了生产关系的深刻重组。其次，分工与协作作为劳动过程内部的组织形式，被马克思视为一种社会性的生产力，其力量来源于劳动者之间的有机结合。虽然在马克思时代，机器与劳动者仍是生产力的主要构成，但马克思在论述中也提出了科学技术逐渐融入生产过程的思想，预示了知识与科学将成为未来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洞见到科学技术的潜在主导作用。

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实现了该理论在指导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后，直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才再次得到了显著发展。随着俄国的工作重心从社会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首次被运用于一个具体的国家建设实践之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954页。

中。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背景下，将在经济基础薄弱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与电气化革命相结合，在《帝国主义论》中他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¹³。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问题，将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事业直接相关联。他准确把握到社会主义事业并非仅仅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更在于通过生产力的现代化进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生活提供支撑。他在《论合作社问题》等著作中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在于掌握先进的技术与科学的管理手段，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根本提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

斯大林时期的实践虽然推动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但也因片面强调物质生产能力而使理论走向僵化。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实现高速工业化、建立强大生产体系的过程中，确实在短期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使苏联一跃成为工业强国，推动了生产力的历史性跃升。从理论上看，这一实践延续了列宁关于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的思想逻辑，是生产力理论的继续。然而，斯大林在发展过程中日益形成了唯生产力论的偏向，片面地强调物质生产能力的增长，把经济建设视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唯一标准，忽视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能动的调节作用。这种片面化倾向导致了苏联生产关系逐渐僵化，制度日益保守，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逐渐失去自我调整的活力。过度集中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提高了资源生产效率，却在长期运行中压制了劳动者的创造性，削弱了社会活力。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生产力理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他对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论十大关系》中系统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毛泽东依据生产力发展程度的标准，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尤其对于政策实践问题指出其批判依据在于“束缚

^⑤ 列宁.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页。

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断，指出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我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并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提出“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该论断不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质的提升。生产力不再仅仅是人与物的单一组合；知识、技术、信息等非物质的要素被直接定义为第一生产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关键支撑。这一论断深刻把握了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从经典理论以物质要素为主，转向承认并强调科技、知识等多元要素的核心地位，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指导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成为国家发展的根本指针。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的重大论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发展到新的高度。进入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持续深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9月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并阐释新质生产力是：

“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¹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二、人工智能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生产力革命的代表性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劳动者的能力建构。在这一进程中，劳动者技能与智能技术的协同互补构成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动力，从本质上反映了生产技术进步与人类能力提升的辩证统一。

不同于传统工业化机器对于人类劳动技能的替代作用，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劳动技能的关系正在从替代走向互补，形成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复杂协同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人工智能主要负责重复化的基础性工作，而劳动者则专注于需要情感理解、价值判断和创造性思维的高级脑力劳动。这种协作关系突破了传统劳动生产方式的瓶颈，通过人机优势互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形态，为消灭旧分工的物质基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

^⑤ 光明网.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一图全解 [EB/OL]. (2024-02-03) [2025-10-18]. https://politics.gmw.cn/2024-02/03/content_37129862.htm.

（一）人工智能推动劳动者的能力革新

马克思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工智能的崛起正是发生在这一最活跃要素上的深刻变革。相较于以往的技术革命，人工智能对劳动者的影响除了推动劳动内容从体力密集型向脑力密集型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它正在重塑人与劳动工具的关系，实现了从劳动者对劳动工具的单向支配到劳动者与智能工具深度协同、互为增强的历史性跨越。

1. 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转化

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正在使传统的体力劳动密集型逐渐向知识密集型劳动转化，这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劳动要素最为重要的改造，符合马克思对于生产力要素中人的要素的重要思想，是生产力在质的飞跃过程中一个重要标志。

劳动者要素的革新不仅体现在劳动类型的转变，还表现在劳动者对于劳动过程感知的深层次变化。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模拟人脑神经网络及其联结机制的数字化类人脑¹⁵，通过模拟人类思维过程为基础而具备视频、音频、文字等多项数据处理能力并提供决策能力支持。在智能系统的支持下，劳动者从重复劳动的执行者实现了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过程与结果的监督者和建议者的转变，劳动者从重复性劳动转向更具价值的复杂决策和创新活动。这也意味着劳动者除了传统生产技能的掌握之外，还需要对于生产数据的分析能力、智能系统的工作原理、智能模型的应用等多层次素质的综合加强，促使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和能力结构的全面进步，更加适应智能化生产环境中需求的快速变化与技术的加速革新要求。在这样的改变中实现了劳动者的角色革新，提升了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改变了劳动者在整个劳动过程中的地位，强化了劳动者的创新作用，是劳动者能力实现质的飞跃的关键一步。

2. 劳动者技能与智能技术的协同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生产力革命的代表性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劳动者的能力结构。其核心价值在于促成了劳动者技

¹⁵ 齐志远, 高剑平. 从延伸、强化到替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影响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3, 45(7): 103-110.

能与智能技术的深度协同，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与传统工业革命中，机器替代体力劳动者的模式截然不同，人工智能的核心作用是增强而非简单取代。它通过处理海量、重复性、可量化的基础任务，将劳动者从繁琐的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专注于需要情感理解、价值判断和创造性思维的高级脑力劳动。这种人机协作模式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更在于重塑了劳动者的角色和价值。在新的分工体系下，劳动者不仅是生产过程的执行者，更是与智能技术协同工作的创造者。利用人工智能提供的决策支持能力，劳动者可以更高效地解决复杂问题。这种根本性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旧分工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设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条件和实现路径。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人工智能与劳动者的协同发展，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不仅代表着生产工具的革命性进步，更预示着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为构建共产主义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人工智能促进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重塑

人工智能不仅革新了生产力中人的要素，也对生产力中的物质要素进行了根本性的重塑。在劳动资料层面，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工具实现了从体力延伸到脑力辅助的质变，赋予了机器参与决策的能力；在劳动对象层面，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被纳入生产资料范畴，数据资料的虚拟特性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生产活动的边界。

1. 体力延伸到脑力延伸的飞跃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生产工具的智能化升级是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力变革的核心特征，人工智能对于生产工具的升级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生产工具属性的根本变革。在传统工业自动化生产条件下，劳动者直接操控工具，劳动工具主要作为人体器官的延伸，局限在既定程序的机械重复，其运行完全依赖人工操作，仅仅依靠机器自身并不能完全实现高效率、连续性自动化生产，机器之间衔接得不完善，使机器体系中存在低技能、重复性且非常规的维

修和管理工作，这些岗位仍然需要人类劳动者¹⁶。而智能工具则发展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工具，依托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完成数据分析、决策制定与执行，实现了生产工具从体力延伸到脑力延伸的飞跃。换而言之，智能化生产工具区别于传统生产工具的最大特征在于其适应性、协同性与学习性。基于海量的生产数据学习，在人工智能控制下的生产系统能够适应绝大部分人类所涉及的生产领域，极大地拓展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广度和深度。

2. 数据信息到生产资料的拓展

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重心在于提取和使用一种特殊的材料“数据”。谁掌握了海量数据，并具有提炼与挖掘数据价值的算力和算法，谁就掌握了人工智能竞争的制高点¹⁷。在传统生产形式中，生产资料主要表现为具有具体物理形态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其价值转化过程遵循着明确的物理规律，而作为特殊生产资料的数据，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型特征。具体而言，同一数据可以同时被多个劳动者使用，数据的复制和传播成本趋近于零的同时，数据要素的使用价值在传播过程中没有损耗，并在算法模型的持续训练和优化过程中不断更新升级，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自我强化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推动着生产力的深刻变革，更在更深层次上重塑着社会生产关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数据要素的不断丰富，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资料在生产实践、社会服务，科学实验领域中扩大影响，丰富劳动对象的种类与内容，不断拓展生产活动的边界，使生产活动跨越现实与虚拟的界限，为人类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机遇。

三、人工智能对智能时代生产关系带来的挑战与变革

在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依然是理解和应对社会变革的强大思想武器，其当代价值正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被赋予全新的内涵。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正在以其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构传统的生产力要素。这种生产力基础的根本性变革，不可避免地对既有的

① 齐志远. 实现人的劳动解放：人工智能应用的四重逻辑[J/OL]. 当代经济管理. <https://link.cnki.net/urlid/13.1356.F.20250729.1042.002>

② 周文, 杨正源. 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 作用机理与实践进路[J]. 改革, 2025(2):1-15.

生产关系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提供了历史契机。

（一）人工智能对现有生产关系的新型挑战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根本动力。人工智能作为当前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已经在物质生产中展现出巨大潜能，但同时，它的应用既使得一些旧有的矛盾以全新的形态出现又衍生出一些全新的矛盾。这些矛盾集中体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过程和收入分配三个环节。只有正视和解决这些由技术变革引发的新挑战，才能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人类的正确方向发展。

1. 数据生产资料的私有化

人工智能引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革，主要是数据生产资料所有制。除传统生产资料之外，人工智能还需要数据生产资料，而数据生产资料则是人工智能区别于其他领域的核心生产资料¹⁸。在传统的信息化时代，数据更多是被视为记录、资料或辅助决策的工具。它通常依附于具体的物理载体，其价值是静态的、有限的。然而，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数据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它不再是简单的信息载体，而是跃升为驱动算法、生产价值的核心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要素的革命性变化，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其特点是创新，其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而数据的独特生产特性，正是它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重要体现。因此，谁来掌控和支配数据这一核心生产要素，便成为智能时代生产关系的核心矛盾。

在当前的社会生产实践中，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事实上高度集中于少数科技巨头手中，构成了事实上的数据“私有化”。企业通过提供形式上“免费”的互联网服务，吸引海量互联网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无偿贡献个人数据。表面上看，用户是网络服务的消费者，但实质上，他们也成为了无偿的数据生产者。这种数据垄断，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从全体社会成员手中集中

^② 张敏.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人工智能立法的创新法定位研究[J]. 政法论丛, 2025 (6) : 163-167.

到了少数寡头手中，而用户作为数据的真正创造者，却无法从中分享任何利益。

2. 人工智能算法支配下的劳动异化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社会快速智能化、机器智能逐步逼近、并可能超越人类智能的时代背景下，人类显然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人工智能所强化的既有的异化情形，所导致的新异化现象，具有以往科技异化、劳动异化等所不具有的新特点、新趋势¹⁹。在工业革命时代，人与机器的核心矛盾在于机器对体力的剥夺与替代，而智能时代人与机器的核心矛盾则在于算法对人脑力的部分替代以及对劳动过程的全面支配。如前文所述，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数据已成为智能生产的核心生产资料，那么用于处理和驱动数据的算法，便不再是单纯的工具本身，而是带有资本意志的、对智能生产的支配力量。它将资本对利润最大化、效率最优化的追求，内化为一套精确、严苛的指令和标准，演化成了对于劳动者的新的异化力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者如何与其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人类本质以及他人相异化。在智能时代，算法支配将这四个维度的异化推向了新的形式。在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算法导致了更深层次的异化。在传统的生产模式下，工人生产的产品最终归资本家所有。而在智能经济中，劳动者为平台提供的服务，如外卖配送路线、网约车接单价格等完全由算法决定，劳动者失去了对自身劳动成果的掌控，其劳动产品不再是其自由意志的体现，反而成为支配自身的异己力量；在劳动者与劳动活动之间，算法将劳动过程分解为无数个机械而精细的指令，通过实时监控、绩效排名、智能派单等方式，对劳动者的工作内容、节奏和强度进行无所不在的干预和控制，剥夺了劳动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使劳动从一种自我实现的活动，退化为一种不得不做的谋生手段。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精神上感到痛苦，肉体上感到疲惫；在劳动者与自身的类本质之间，算法支配压抑了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创造的潜能。在算法设定

② 孙伟平. 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 (12) : 119-203.

的标准下，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休息、社交和发展兴趣爱好，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如何应对平台的自动考核；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算法通过竞争机制加剧了异化。算法的绩效排名和惩罚机制，使劳动者之间陷入了恶性竞争。同事不再是协作的伙伴，而是在绩效算法下的竞争对手，破坏了人际间的信任和合作，加剧了隔阂和对立。并且不同于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将劳动者笼统地视为机器的附属品，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支配则进一步将劳动者的附属地位精确为智能算法的执行者，人工智能所导致的算法控制成为一种更具隐蔽性和强制性的异化形式，生产关系若不对此进行适应性变革，必然会导致新的社会矛盾。

3. 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关系的适应性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²⁰。人工智能形成新质生产力后，原有生产关系有许多方面不能与之相适合，这部分生产关系必然被新质生产力所推动并被迫发生适应性改变²¹。为了充分释放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必须主动推动生产关系的适应性变革，使其朝着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前进。

人工智能的开发与训练从本质上需要数据的集聚才能实现，这样就使得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高度集中于少数科技寡头手中，这不仅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也埋下了新的剥削隐患。为了解决这一所有制层面的矛盾，必须超越传统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畴，探索建立数据所有制的新形式。这需要通过相应的立法和制度创新，明确数据的所有权和收益权，保障劳动者作为数据贡献者应有的权利。同时，应当探索建立由国家主导的公共数据平台或数据信托机制，将具有公共属性的核心数据资源纳入公有制范畴，确保数据的价值收益能够普惠于民。除了所有制层面的变革，面对算法支配所导致的劳动异化和主体性丧失问题，仅仅依靠技术手段是远远不够的。新旧生产关系的立与破，都离不

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② 张劲松. 人工智能形成新质生产力后生产关系的适应性变革[J]. 甘肃社会科学, 2025(3):11-19.

开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予以确认和保障²²。因此，在立法实践中通过法律法规，对算法的权力进行有效规制，确保算法是服务于人而非支配人也就成为了必要。通过推动“算法透明”和“算法问责”机制的建立健全，要求企业在算法设计与应用的全过程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以保障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尊严和权益，成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实践。

（二）人工智能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伟大目的是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而人工智能的出现，为我们理解和接近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机遇。从生产力方面来看，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化生产力为按需分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生产关系来看，智能技术将人类从必然性劳动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拓展了社会自由时间，从而为实现个体的主体性和全面发展提供了根本条件。

1. 生产力飞跃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路径

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其根本前提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都伴随着生产工具的革命性进步。蒸汽机和电力革命开启了机械自动化时代，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则正在为现有的自动化体系注入新的灵魂，使其实现从“机械”到“智能”的本质性跨越，从而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传统的自动化系统，其运行主要依赖于预设的程序和固定的逻辑，其生产过程是缺乏应变能力的，往往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预设程序之外的情况而中断。然而，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使得自动化系统具备了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自主学习的能力，通过实时分析生产过程中的海量数据进行动态调整，从而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这种智能化的生产方式，不仅极大地解放了人类的体力劳动，将劳动者从繁重的重复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将生产力推向了一个全新的质态。当生产力飞跃到如此高的水平，社会产品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进行大规模生产时，

③ 张敏.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人工智能立法的创新法定位研究[J]. 政法论丛, 2025 (6): 153-168.

物质财富将实现前所未有的极大丰富。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传统以劳动量为基础的按劳分配原则将逐步失去其必要性。这为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最终走向恩格斯所说的“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²³。

2. 实现人的劳动解放，走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不仅在于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更在于人的彻底解放与全面发展。人工智能为智能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带来了新的矛盾，然而，从辩证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最终发展方向，恰恰是为解决这一矛盾、并最终实现人的解放提供了现实路径。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更高阶段，能够承担所有异化性、强制性的劳动时，人类将从繁重的、重复性的劳动中被彻底解放出来，实现“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所需要的工作量将减少到这样的程度，并将变得如此愉快，以至于每个人都愿意根据自己的能力自发地劳动，而不需要任何报酬来吸引他们这样做”²⁴，这种解放带来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成果便是自由时间的极大增加。在人工智能的深度影响下，当社会在极短的劳动时间内便能生产出满足所有成员需求的物质产品时，每个人都将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这种自由时间是人摆脱了生存压力后的自由自觉的时间，它为个体从单一的社会分工中解放出来，那时劳动将不再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手段，也就不再具有谋生属性，而是复归为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自由活动。

在充足的自由时间的支配过程中，个体将能够走向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当人们不再为了生存而被迫从事单一的、异化的职业，他们将有更多精力去从事具有创造性、个性化的活动，这将使得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充分发展自身潜能，最终汇聚成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人工智能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影响是双重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7页。

② 帕里斯,范德波特.全民基本收入:实现自由社会与健全经济的方案[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200.

它既带来了新的生产关系挑战，又以其强大的生产力为解决这些挑战、并最终走向人类解放的未来社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现实路径。

四、结语

本研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系统探讨了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影响。通过对人工智能作用的深入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和算法能力，重构了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等传统生产力要素，使得生产力实现了从“机械自动化”向“智能自动化”的质的飞跃。其次，这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对既有生产关系提出了全新挑战，具体表现为数据“私有化”以及算法支配所造成的劳动异化。最后，本文认为，人工智能的崛起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提供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它既揭示了新矛盾，又以其强大的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对应变革为解决这些矛盾，实现共产主义所设想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践中，我们有独特的制度优势来探索出一条既能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又能维护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独特道路。这需要我们在数据所有制、算法治理、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多个层面进行制度创新，以确保人工智能的进步最终能够服务于人的解放与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实践要求，更是人类社会走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列宁. 列宁全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5-04-27 (001).
- [6] 陈鑫. 邓小平关于生产力问题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9): 51-55.
- [7] 光明网.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一图全解 [EB/OL]. (2024-02-03) [2025-10-18]. https://politics.gmw.cn/2024-02/03/content_37129862.htm.
- [8] 黄先海, 虞柳明. 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 逻辑、现实境遇与政策取向 [J]. 东南学术, 2025 (1): 125-248.
- [9]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02-02 (1).
- [10] 李猛. “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机理与路径探索 [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 127-137.
- [11] 郎全民. 人工智能在生产力中的角色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 6-12.
- [12] 刘典. 人工智能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国际竞争下的中国选择 [J]. 学术论坛, 2024 (5): 11-20.

- [13] 罗建文.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J]. 学术交流, 2024(4): 5-16.
- [14] 马洪彦.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人工智能的“机器机构”探析——基于马克思机器理论的文本考察[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6): 16-26.
- [15] 闵江涛.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视域下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J]. 东岳论丛, 2023(10): 124-129.
- [16] 齐志远, 高剑平. 从延伸、强化到替代: 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影响[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3, 45(7): 103-110.
- [17] 齐志远. 实现人的劳动解放: 人工智能应用的四重逻辑[J/OL]. 当代经济管理. <https://link.cnki.net/urlid/13.1356.F.20250729.1042.002>.
- [18] 孙伟平. 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12): 119-203.
- [19] 唐斌.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新发展理念的双重解构[J]. 学术界, 2024(12): 68-81.
- [20] 王珏. 人工智能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生成路径[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1): 98-107.
- [21] 吴沁沁, 周代数.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研究[J]. 新疆社会科学, 2025(1): 43-57.

- [22] 徐浩,肖毅,祝志勇,李浩.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机制与效用研究——基于生产力要素新质化视角[J].当代财经,2025(4):84-96.
- [23] 姚树俊,董哲铭.人工智能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的路径研究[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5(1):100-113.
- [24] 张劲松.人工智能形成新质生产力后生产关系的适应性变革[J].甘肃社会科学,2025(3):11-19.
- [25] 张敏.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人工智能立法的创新法定位研究[J].政法论丛,2025(6):153-168.
- [26] 张轩铭,田甜.人工智能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新质生产力——基于劳动力结构调整和要素增益技术变迁的视角[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4(9):89-99.
- [27] 周文,钟锦宸.人工智能与中国式现代化:宏大图景及未来展望[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5(2):3-16.
- [28] 周文,杨正源.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作用机理与实践进路[J].改革,2025(4):1-15.
- [29] 帕里斯,范德波特.全民基本收入:实现自由社会与健全经济的方案[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200.